

喜聞之聲系列

上

人淡如菊，情深似海

烟水遥

● 唐韞

遇见你之后，我才明白，
原来，这一世穿越千年时光，
匍匐行走在波诡云谲的人世，
只为触摸你温暖的指尖。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上

人淡如菊，情深似海

烟水遥

· 唐韞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水遥(上、下)/唐韞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7-5360-5610-7

I. 烟… II. 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0974号

总策划: 王满龙 曾思求

责任编辑: 李 谓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28

字 数: 295, 000字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上、下两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209	201	191	179	171	155	136	125	112	100	093	085	072	063	053	043	037	032	021	012	003	001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楔子
一点相思千万绪	系我一生心	心似双丝网	从此无心爱良夜	心如明镜台	众里寻他千百度	遇刺	眉眼盈盈处	弱水三千，单取一瓢饮	缺月挂疏桐	别有幽愁暗恨生	知与谁同	高山流水，伯牙子期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	自吐霜中一段香	清欢·清欢	人间有味是清欢	情动之初	寂寞沙洲冷	烟络横林	闻道长安灯夜好	花田错

楔子 花田错



青峦环谷。明朗的天际之间，数只流莺翩然而过。

山坞中央唯见一大片绚烂的白色花海。风来，便是袅袅幽香。

一条丈余宽的溪流分开花田旖旎而过，在阳光下熠熠生光。

溪寒嶂翠之境。洁白桔梗的花海。宁和知足的生活。这三年来，从未变过。

施烟络于花田之中仰面望天，以手掩去些许刺目的日光，嘴角缓缓扬起一抹柔和的弧度。

三年前，当她落入这个陌生的时空，为瘴气所侵之际，是容若师父救了她。

自此之后，幽居深谷的日子平静却和暖。

山脚下的古木林中，却忽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

烟络一惊，侧头看去，有些错愕地打量着分开灌木缓缓走出的男人和马。

那是一匹体态俊美、通体火红的马，在宽阔的额头上有一点雪白的印记。

不过，她很老实地承认，她第一眼看见的其实只有那个穿着白袍的男人。

突兀出现的男人。当时，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目光肆无忌惮。

雪白的锦袍服帖地穿在颀长的身形之上，下摆沾染了些许尘埃。

应该是有些狼狈的罢。

而这个男子，却生了一张极其清俊恬淡的脸。唇色极淡，微微扬起的唇边，也一直挂着如唇色一般浅淡的微笑，甚至连眸子的颜色也是浅淡的棕色，只是瞳彩浓重。

显而易见，这是个英俊而深藏不露的男人。他怎么会糊里糊涂地出现在山谷中？

烟络在走神，他却微微欠身，彬彬有礼地对她说道：“在下只是路过。取了水，自当离去。”说罢，牵过马走到溪边。

烟络瞧着他俯身蹲下，右脚却是闪了闪，险些站不稳，又见他低头看着右脚渗出的血渍，剑眉微蹙。而她在边好没良心地偷笑。

他取了水，又低头看了伤处片刻，右脚的伤口显然已经发黑。

烟络瘪了瘪嘴，看来他并不知道谷里瘴气向来是如何了得。

而他见着伤口，却只是怔了怔，嘴角仍旧挂着一丝不以为然的笑意，转身取过马背上的水袋，修长的双手接着浸入幽冷的溪水中，缓缓将袋内灌满水，以手支膝，吃力地站了起来。

他的马还在喝水。

山谷中凉风习习，于是，那一身白衣就在风中轻轻飞舞，有清爽的男子气息隐隐传来。

而她，却无法自抑地又多看了他两眼。

他像是终于察觉到她的目光，蓦地转过身来与她对视。

烟络脸一红，迅速背过身去，不再理他。

年轻的男子嘴角轻轻一挑，棕色的双瞳里刹时泛起精锐却难得柔和的复杂光华，追随着她小小的背影，轻轻说道：“多谢姑娘。”

谢什么谢？烟络又瘪了瘪嘴，她又没答应为他做什么？

虽是夏季，山谷中却有一丝难得的清凉。

他对她微微一笑，然后随便拣了个方向，带着赤炼慢慢离去。

烟络瞧着他的背影，沉吟片刻，含混地咒骂了一句，快步追上了他。

一双素手攀上了缰绳。他低眉，便瞧见一张女子白净的脸庞。

只见她装做不怀好意地嘿嘿笑了两声，迅速低下头去，用奇怪的手法在辔头上利索地打了几个结，一串白色的小花便挂上了马头。风一起，便闻到她身上清爽的草药香气。烟络忙完就背上竹筐，往后小跑了几步退开，远远地站着。

他看不清她的脸，却清晰地看见她手指的方向。

一阵凉风拂过，空气中传来异样的淡雅香气。

他于恍惚之间有片刻的失落，思绪却渐渐恢复了以往的清晰。赤炼一声长啸催他上马，一纵身轻巧地翻上马背，离去前，他于马上回顾，刹那间，心头涌上一丝莫名的怅然。

不明就里，他犹豫片刻，双脚稍一带力，赤炼便朝着她指的方向奔去。

后来。每一次记起，总不免更深地感伤。

如果，他和她，没有遇见，或者，他不是那样离开——

结局，会不会就不是这样？



第一章 闻道长安灯夜好

◎顾方之望着她清如流涧的双眸，怎能让她知晓在这样紧迫的时势之下，他冒险做出如此危险的选择竟然是出于直觉？他身在宫城数年，阅人无数，但愿这一次不会看走眼，否则——她也在劫难逃。

阳春三月，长安道上韶光明媚，轻烟淡薄。大道两旁，柳色如云，桐花烂漫。一辆小巧的马车扬起微尘，悠悠闲闲地一路行来。

车夫是一位浓眉大眼的中年男子，一手持鞭，侧脸对着车里的人高声道：“姑娘，一直往前便是长安城了。可要再往北上？”

话音刚落，便见一双素手掀起蓝底白花的帘子，探出一张女子的脸。她好奇地四下打望，黑眸里神采奕奕，嘴里不住地赞道：“真的到京城了？若非亲眼所见，怎会相信真有书中所写‘燕语莺啼三月半，烟蘸柳条金线乱’的景致？我原以为那样的旖旎风光只是词人的用笔妍情呢！”

驾车的男子为难地挠了挠头，答道：“在下粗人一个，姑娘的话听得不是很明白。姑娘可是在称赞京城的景色？”

车里的女子含笑颌首，一面挂起帘子，挽好绿色披帛，拎起白色襦裙，手脚利索地跳到车厢外。

男子忙道：“姑娘小心。马车走得虽慢，也颠簸得紧，当心坠下去。”

那女子莞尔一笑，轻巧地坐下，双腿吊在车外来回晃悠，白色的襦裙亦轻轻摆动，侧头答道：“不妨事。”

身侧的绿柳紫桐、艳杏香桃次第掠过，她贪婪地深吸一大口气。好香！没想到三月京城的阳春烟景竟是如此好看如此好闻，真不负她千里迢迢走这一遭。

今年寒冬刚过，容若师父便催促自己离开翠寒谷。想起那个清俊严肃的男子，她还是止不住心里涌上小小的郁闷。来到这个时空已经五年。五年来，若没有他，她施烟络已经不知道翻来覆去以各种可能惨死过多少回了。她只是一个好吃懒做、胸无大志、贪生怕死、又颇能随遇而安的小小女子，实在不适合单独出这么远的门。但是，师父非要坚持师门里从师五年必须外出游历的优良传统，所以她劳什子地出来走这一趟，增长见识。

好吧。她暗叹，一面得意地看着长安道上的景致，也许师父是对的。能亲身游历盛世长安，曾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奢望。胸口有些什么正在蠢蠢欲动，她决定了，不再北上，这里就是她即将大展拳脚的地方。长安城，我施烟络来了！

驾车的男子见她突然笑得诡异，忍不住问道：“姑娘可有不适？”

她“噌”地站起，一手直直地指着朱红的城门，信心满满地答道：“就去长安，咱们不北上啦！快点！”说罢，一手夺过男子的软鞭，一击中的，马儿吃痛，狂奔起来，扬起一路尘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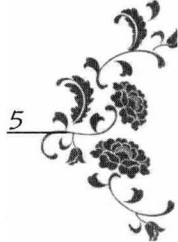
驾车的男子声音带着几分焦急，道：“姑娘莫胡来！马儿受惊了！你快快坐下！”

马车的疾驰中，薰风吹起她乌黑的发和雪白的衣裳。攀着车厢，她毫不顾及形象地笑了起来，“不妨事。不妨事。咱们快点，我等不及了！”

长安城呈规矩的方形，其布局严密整齐，内外共三城，即宫城、皇城及郭城。城内北面为宫城，东、南、西三面围以皇城；皇城东、南、西再围以外郭城。宫城是皇宫所在，皇城是中央衙门所在。外郭城那低矮的住宅便是平民区。外郭城南至曲江止，共分一百零八坊，又有东、西两市各方六百步。每个坊的四周围以高墙，墙外为坊间大道，道旁植有槐树。

城内街衢极为宽广，且方向笔直，通城门的街衢足有三十丈宽，最窄的顺城街亦有八九丈宽，且皆以整齐划一的青石铺就。单就这街衢的气势，就足以显出泱泱大殷、天朝上邦的高高在上。

大街上人头攒动，时下正是相携踏青出游的好时节。满街的行人身着奇装异服，其中不乏俏丽修身、颜色绚烂的胡服闪过。街道两旁的店铺栉比林立，各色招幌迎风高扬。游人的欢声笑语，沿街小贩的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自是热



闹非凡。

三月和煦的阳光，此刻正温柔地撒在大殷国都。

烟络一身雪白的短襦，腰际以上结着翠绿的丝带，臂膀上缠绕的浅绿披帛轻盈地摆动，相当怡然自得地漫步于长安街头。看着眼前万物方兴的景象，她却突然想起那个常常沉思不语的人来。

师父虽幽居深谷多年，却似乎从未放弃挂怀天下大事。对此她也常常很是好奇。师父莫非并未诚心归隐？否则怎会于深谷之中仍旧如此洞悉天下局势？有一次，师父曾淡淡说过，若得那人为新帝，数年后则定逢太平盛世。“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虽词有溢美，但并非全是妄想。

翠寒谷里，五年的朝夕相处，她也明白师父那样的人是不可能对名利浮华有什么计较的，但是，明白这点之后，她却更加不明白了，那个素来澹泊宁静的师父这样心心念念地究竟是为了什么？

烟络低头想了想，对于这个朝代有限的认知，她仔细地同她历史知识里的各大年代比较过，这里的民风设制颇似唐朝，却又似乎并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对于师父唯一提起的那个名字，自诩记性超群的她居然糊涂地忘记了，也是因为以前不曾听说过。

一路缓缓走过，前面一家店铺外的蓝底白字的招牌布幌迎风飘舞。

“意也堂？”烟络放慢了脚步，“原来是同行。”

医者，意也。记得最初拜入师门时，她跪于那块题着“从容起”三个大字的匾额下，师父负手俯视着她，淡淡道：“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固以神存心手之际，意析毫芒之里，当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数之所在，言不能谕。”

她当时觉得这话很无赖，如果说医术相传，其精华皆不能以言相授，那么教出来的医者岂不都是半吊子？后来的后来，她才明白这其间的奥妙博大精深，非得自己亲身体会，否则，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数之所在，言不能谕。

待到行至店内，双眼所及果然窗明几净，屋角还栽种着几株苍劲挺拔的翠竹。烟络不紧不慢地边走边看，忽见柜前伫立着一道颀长的男性身影，身着绯红色圆领窄袖袍衫。那男子背对着她，看不清他的脸，只觉得他的嗓音听上去不赖，缓缓说着：“朱先生，此次采办的蜀椒成色似乎不如上月。”

一直躬身而立的朱姓男人看来四十出头，身形肥硕臃肿，一双细长的眼仁

里却是精光闪闪，嘴里应着：“怎会？此次蜀椒亦是蜀地刘记供货，朱某亲自查收。”

“哦？”绯衣男子剑眉一挑，上身微侧，修长的手指轻轻叩着柜面，话音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烟络毕竟第一次出谷，遇上与本行相关的事情甚好奇。几步上前，不顾旁人的脸色，低头细细地瞧了瞧柜上的红色椒粒，拾起一粒便放入齿间轻轻咬碎，柳眉不由紧蹙，随即仰头笑道：“先生，这明明是金州椒。虽与蜀椒大同小异，药性毕竟有所不同。若为大医，用药时考究起来，恐怕不能混为一谈。”

话音落去，她才后知后觉地察见绯衣男子和那朱姓先生直直地盯着自己。朱姓先生先是一脸惊诧，渐渐转为满面盛怒，虽碍于眼前的绯衣男子不便发作，额角青筋仍是隐隐暴现。而那绯衣男子看着她，神色倒是十分平静。烟络后悔自己失言，不好意思地笑笑，拎起襦裙准备开溜。

“姑娘且慢。”

忽闻此言，烟络只好收回跨出的脚，回首时彬彬有礼地问道：“公子有何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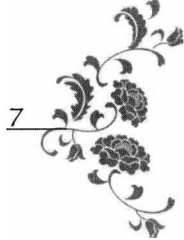
这才真正看清绯衣男子的脸。那容颜十分年轻，五官精致之致，眉梢眼角始终带着几丝笑意。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斜斜地投射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却因他唇边的笑意而黯然失色。然而这样魅惑的笑靥之下，却仍旧有着年少得志傲然自持的男子气度。那双迎向她的深邃黑眸里，笑意之下还夹着一丝复杂难辨的神色。

烟络小小地失神了一下，那边年轻男子尚未发话，朱姓先生倒是咄咄逼人，“哪来的黄毛丫头，恁地胡说！”

烟络微笑着福身道：“小女子多有冒犯，对不住先生。”顿了顿，她继续，“不过，烟络所言是真是假，先生乃是心知肚明。金州椒产自陕西金州，蜀椒则产自川西广汉、潼川。如同南桔北柑，两者表相上虽有几分神似，入口却不尽相同，自然，用途也略有差异。烟络这一番妄言，也不知妥不妥当？敬请先生斟酌。”

朱姓先生的脸忽然青一阵白一阵，细长的眼角里目光寒冽，却是开口申辩不得。

绯衣男子闻言，笑意更深，道：“金州椒与蜀椒同属椒类，极为神似，姑娘既知此细微之差，想必自是师出名门。敢问姑娘师承何处？”



烟络一惊，突然记起出谷前师父的谆谆教诲。师父曾叮嘱过，江湖险恶不可轻易示明身份，翠寒谷虽仅医术神奇，但觊觎于此的人仍不在少数。遂当即拜道：“烟络乃一介乡野铃医，只是恰好见过本地大医鉴定这几味药材。”

“哦？”绯衣男子剑眉微挑，笑意灿烂，眼神里却透着一丝狡谲。

烟络才见过他这样的神情姿态，这是表示他在怀疑她胡诌的回答吗？她不过路人一个，多了几句嘴，他干嘛非要这么精明地追根究底不可？却见他复又转过身去，语气幽冷地说道：“朱先生，多年来宫城一直于先生处采办药材，不想今日却闹得如此不痛快。这药材调换之事若皇上责怪下来，先生打算教方之如何复命？”

朱先生肥硕的身子咕咚一声跪地不起，连连磕头，忙不迭道：“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小人不敢妄求顾大人饶恕。这、这刘记的货半途出了岔子，未能按时送抵都城，小人一时糊涂，买了就近金州的椒红，是怕不能按时交货而触怒龙颜！还请大人开恩！大人开恩呐！”

顾方之低眉，眼神里的笑意尽数掩去，只余寒意刺骨，淡淡地说道：“先生一世精明，本官猜不透事实是如先生所言呢，还是金州椒红的利钱更多？”

一语方毕，朱先生顿时面色死白，双眼里精光全失，目光涣散地滑落在地上，半晌不能言语。良久，才一再叩首，无力地缓缓拜道：“小人……小人自知死罪……还请大人……责罚……”

顾方之唇边缓缓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却愈加衬出其面色寒冽，手一抬，淡淡言道：“带下去罢。”

这就是官呐。

烟络在一旁目睹整个过程，心里陡然升起一股彻骨的凉意。开玩笑，如此不把人命当回事的官呐！看他纱罗幞头绯色衣裳，原来是官服。她也真是反应迟钝，现在才记起来师父曾经说过，那是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官员的穿戴。怎么她一出谷，还没有闹清楚东南西北，就招惹上这么个人？她不过一介小小铃医，才不要入他的法眼，去玩儿自己的小命呢！

“烟络。”

一管温和的男音飘入耳中之际，烟络正拽紧披帛，拎着裙脚，放轻脚步准备溜之大吉，闻言后不由恼得顿足。她回首，笑了一下，问道：“回大人，民女敝姓施。大人有何事？”

身前的男子依旧笑得灿烂，柔声道：“施姑娘不必如此多礼。今日之事，方之尚未言谢。”

烟络脸上的笑意瞬间僵硬。他在提醒她，是因她刚才一时逞能才断送了一条人命吗？该死的官！她心里怒骂，明明是他办了人家，还厚颜赖到她一个女人头上！如此恼着，嘴上却是不留间隙地还击：“烟络才疏学浅，怎能与大人满腹经纶相提并论？若不是大人早已识出药材的真伪却不便明讲，烟络又怎会班门弄斧，越俎代庖？”

顾方之摇头轻笑，这女子看似和气，用词文雅却恁地尖刻。“听姑娘口音，并非长安本地人？”他不再纠缠先前不愉快的话题。

“大人果然观察入微。”

“姑娘可有去处？”他的笑容竟然有几分慑人。

“还没。”话一出口，恨不能咬了自己的舌头，她干嘛实言相告？

顾方之一脸笑容渐渐荡开，缓缓说道：“不如由方之做东，宴谢姑娘？”明明是问句，却被他讲得肯定，丝毫不容她拒绝。

蠢蛋！烟络在心里自骂一遍，这才心有不甘地点了点头。

整个长安城虽有东西两大市，但酒家早已突破两市，发展到里巷郊外。从春江门到曲江一带游兴之地，沿途酒家密集。

赶了一天的路，又遇上了先前的波折，已是酉时。长安城内华灯初上。一座座酒楼挂起了大红的灯笼，沿江行来只见一片红艳艳，光闪闪的灯笼如珠链撒开。酒楼进出的红木大门次第打开，窗户放下了珠玉垂帘，翠袖浓妆的侍女殷勤地招呼着过客，凌霄朱阁中飘出了悠扬婉转的笙歌，美酒馥郁的香气随风飘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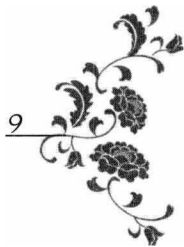
烟络一面走，一面目不转睛地四下打量。到底是京师啊，果真一派夜夜笙歌的祥和气象。

顾方之在一家五层的百尺高楼前停住。

烟络顺着他的视线好奇地仰望，入门处悬着朱红艳丽的横匾，其上龙飞凤舞的三个烫金大字“鹤冲天”，楼外装潢极尽奢华，气势相当豪迈。

顾方之谢过侍女殷勤的招待，回首看着身后面露惊讶的女子，好笑地说道：“施姑娘初来都城，日后尽可慢慢游玩，外面风大，先进去罢。”

烟络瞪他一眼，复又景仰地望着眼前高耸的酒楼，心里叹道：原来以为古代再繁华的地方跟她生活的年代相比，都是鸟不生蛋的蛮荒之所，现在看来，



只要金块充足，管它古代现代，都可快活似神仙啊！遂臻首轻摆，向着那一片金壁辉煌的内堂迈去。

白玉桌凳，金银杯碟，珠玉屏风，金箔画梁。

烟络边走边看，不由伸手摸了摸瘪瘪的钱袋。幸好冤大头不是她施烟络，她长吁，擦去额头的冷汗，看着顾方之，他正步履优雅地缓缓上楼。

顾方之似乎是这里的熟客，不停地同旁人微笑示意，偶尔会驻足微笑着与人低声交谈，时不时侧头看她，神情温和。

烟络瞪大了双眼，却不是为回应他的目光——厅堂小间里的贵族女儿家个个身着花色绚丽的大袖衫，轻纱蔽体，丰腴白皙的身段隐约可见。不仅如此，脸上或浓妆或淡抹，巧笑嫣然，顾盼生辉，秋波暗送，看得身为女子的她都忍不住血脉贲张！

烟络咬了咬牙，只觉得后背冷汗涔涔。

侍女将两人引至顶楼的雅室，门前额匾上刻着秀丽的两个小字“竹润”，四周一片清幽。入得室内，四下一看，竟还是一间临河的雅室。室内翠竹苍劲，窗外灯火飘摇，恍若天上繁星入尘，却并无半分街道的喧闹，他倒是颇会享受。

侍女施礼柔声道：“还是此间雅室，不知顾大人可满意？”顾方之淡淡一笑，道：“有劳。”那侍女便翩然退下。

待到落座，烟络迫不及待地问道：“大人常来这里？”

“嗯。”

“好像很贵的说。”

“嗯。”

“咱们公款吃喝？”

“嗯？”他终于抬眉看她，神情不解。

“烟络何德何能，竟得大人如此款待？”换了一个他听得懂的说法。

“与姑娘相识是方之的福气，区区一餐不足挂齿。”他悠闲地抿了一口侍女送上的清茶。

“能与大人同桌进膳，烟络才是三生有幸。”烟络微笑着回敬一句。

忽见眼前男子双眸精光闪过，看似漫不经心地问道：“我朝太医署分为四科：医、针、按摩、咒禁。不知姑娘所长为何？”

看来他仍是不肯放弃打探她的来头，她便随口答道：“医科罢。医科中又分为体疗、少小、疮肿、耳目口齿、角法等四部。烟络不才，略通体疗及疔

肿。

“嗯。”他仍是慵懒地应着。

茶香袅袅。

“姑娘可知七情致病？”他突然专注地看她。

烟络好整以暇地浅笑，“大人可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变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亦说：‘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大人是要考考烟络？否则何出此问？”心里却想这样的问题未免流于简单了。

顾方之浅呷一口，俊逸的脸自烟雾中抬起，笑得缥缈，“忧思如何？”

“忧思？”她莞尔一笑，便脱口而答，“忧思虽可伤脾，也可伤心。何来忧思？”

“若是劳倦呢？”

“损脾土，耗心血。宜益气健脾，补心血安心神。通常以参苓白术散及补心汤加减。”

顾方之的脸隐在升腾的雾气后，看不清表情，却听见他的嗓音醇厚且回味无穷，悠长，“施姑娘果真师出名门，方之现有一事相求，不知姑娘能否应允？”

烟络莞尔答道：“大人谬赞了。方才那一番对答，大人难道看不出？烟络不过读了些旧时医书，死记着只言片语而已，若要论治病救人，恐怕要有负大人重托。”

眼前的男子对此话充耳未闻，犹自说道：“方之有一位挚友向来操劳又忧思过度，可否请姑娘代方之为他尽一份心力？”

“男他？女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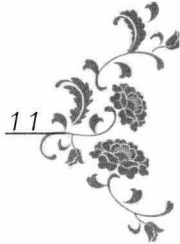
“是一位男子。”

“我是女儿家。”她不假思索地回答。

顾方之侧头看她，幽黑的双眸里笑意浓重，“姑娘身为上工，岂会介意病患是女是男？”

烟络双肩微耸，就算你给姑娘我带上“上工”的高帽子，我也不见得非答应你不可罢。初至长安，姑娘我的医馆还没开张呢，怎能将自己卖入豪门？然而，顾方之后面的一句话却叫她为之气结。

“当然，姑娘一个女儿家要在都城自立门户，悬壶济世，也不是不可，只怕——不易。”他英俊的脸上神情悠闲自在。



该死的男人，竟敢威胁她一个弱女子！烟络怒目而视，咬得牙痒痒。“敢问大人官阶？”一字一字缓缓从牙缝间挤了出来。

“区区殿中省少监，不足挂齿。”他仍旧笑意不减。

“从四品？”她猜得不错。

“嗯。”

“那少监大人的挚友呢？”

他浅笑着看定她，“皇上赠官太尉，实职御史大夫。”

“……”

他好笑地看着她倒吸一口凉气的样子，这女子实在有趣。

半晌，她咽下哽在喉头的口水，困难地问道：“三、三公之首，正一品？”

顾方之微笑颌首。

“啊！”她一声惊呼，跳了起来，一手忙于扯出不慎踩在脚下的一角披帛，一手指着他老神在在的俊脸，竟结巴起来，“你、你……”哼！她不玩了！开玩笑，一品大官的身子骨是她小小施烟络可以搞定的吗？这、这不是拎着头玩儿命吗？她向来怕死极了！她、她不干了！

“施姑娘。”

身后的男人声音要命的摄人魂魄——她才不上当呢，一面如斯想着，脚步却不听话地挪了回去。

顾方之微眯着双眼，笑得愉悦。他说：“与其在外颠沛流离，风餐露宿，何不与人方便亦与己方便？姑娘家只身在外，终是不妥。”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大人亦是能人，如此要事何必假手于人？”

“方之行走宫城，分身乏术……”此外，他怎能向她讲明宫中争斗险恶，他岂会轻信宫城里的人？况且苏洵的生命对人对己都太重要！

眼前女子清澈的眼波里疑惑重重，“大人为何信我？”

顾方之望着她清如流润的双眸，怎能让她知晓在这样紧迫的时势之下，他冒险做出如此危险的选择竟然是出于直觉？他身在宫城数年，阅人无数，但愿这一次不会看走眼，否则——她也是在劫难逃。于是，他只好含笑不答。

第二章 烟络横林



◎此刻见了她，好看的薄唇微微抿起，唇边是似笑非笑的清冷神情，而轮廓优美的脸颊上一双深邃的眸子隐在如水的夜色之中，折射着银白色的淡淡月华，清冷得几乎透明。

御史大夫府位于皇城右方。府邸为朱漆彤扉乌头门，左阙右阙，旌表门闾，门列戟戟。肃穆的阙阅表闾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小字，记载着宅院主人的资历和功绩，厚重的乌头门前整整齐齐共列了十六戟，戟上套罩，囊套饰以花纹，并垂着华丽的流苏。世家可以门前阙阅，官品能够换来门前列戟；而表闾所要张扬的则是深得百姓称颂的善举。因此，由门前纷繁的陈设便可得知，这豪宅的主人不仅身居重位，还颇得百姓称颂。

烟络手里攥着顾方之临走前塞给她的书信，仰望着眼前气势宏伟的御史大夫府。她隐隐记得师父说过，门戟的有无，是显贵与否的标志，门戟的数目，则将官阶几品表现在门前。三品门前不列戟，口戟的数量按官职的高低亦有严格的要求。一一数去，十六戟，一品门前才是此数。照师父的话来说，这样的官最好不要去招惹。

顾方之说，这座深宅大院的主人年纪轻轻就官拜太尉。太尉贵为三公之首，位最尊，正一品。虽说于国泰民安之际多为闲职，但是，倘若动荡一起，便是主掌军权之首，享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贵地位。然而，这个苏洵却又兼任御史大夫，不过从三品的官阶。看这门前的架势——享着正一品待遇的从



三品御史大夫？！这样违背常理的官是不是更不应该去招惹？

烟络摇了摇头——这御史大夫苏洵究竟是何等人物？就连顾方之那样的男子也甘愿为他如此奔走劳力，据说当今皇上对他亦是极其宠信。

思及此处，她有些惴惴不安，却又有些小小的企盼。犹豫片刻，她下定决心，如慷慨就义般整理好自己的头发和衣裳，一阶又一阶，缓缓拾级而上。

烟络伸手轻叩朱漆大门的铜环，竖耳认真地听了听门内的动静，却是良久无人来应。夜里四下一片诡异的寂静。她咬咬牙，又轻轻拍打门扉，回应她的还是一如既往的死一般的寂静。她正在犹豫要不要放弃，随着不绝于耳的“咯吱”声，沉重的大门缓缓由内开启。凉飕飕的夜风之中，一盏飘摇不定的昏黄烛灯掌了出来，其后是一位身形削瘦，目光犀利的蓝衣老人。

烟络见了他，有礼貌地微微一笑。老者初见她时一脸薄怒，随即面有疑色，低声问道：“姑娘深夜逗留皇城？莫非走失了？”

烟络不由失笑。皇城内寻常百姓固然不可随意出入，她突兀地现身御史府，确实让人费解。不过，这老翁打马虎眼儿的问话也未免太无厘头了吧。笑归笑，她还是恭恭敬敬地屈身一揖，道：“民女施烟络，受殿中省少监顾方之顾大人之托前来拜见苏大人，深夜来扰，还望先生见谅。”

蓝衣老者面色微变，喃喃道：“顾、顾大人？他怎会知道？”

烟络双手呈上顾方之留下的信笺。信封上苍劲的行楷：苏洵亲启，内详。

那蓝衣老者接过去，双眼一扫，随即对她毕恭毕敬起来，躬身道：“施姑娘原来是大人的贵客。有失远迎。在下乃苏府总管穆青。姑娘里面请。”

烟络含笑谢过，紧跟了上去。

夜色中，月影朦胧，花树摇曳，虫鸣水流。而熏风轻拂，原先凝滞的空气如被人撩拨了一下的琴弦，一波一波荡漾开去，浮动起淡淡的甜香味。

很熟悉的味道？烟络侧头认真地想了想，忽然记起那是与薰衣草颇有几分相似的香气，却比薰衣草的香气淡雅高远得多。烟络沿途找寻，夜里却辨识不出香味的来源。

蓝衣老者带路在前，她脚步匆忙地紧跟其后。隐隐觉得这府邸极大，记不起穿过了几条回廊，又越过了几座小桥之后，两人终于来到灯火摇曳的一栋大院内。那沁人心脾的甜香味愈发浓郁了，她正好奇地四下找寻花的踪迹，忽见蓝衣老者转过身来，神情严肃地对她嘱咐道：“还请施姑娘稍等片刻，穆某需先禀告我家大人。”